

本书讲述了一位红妓名伶沉浮梨园的风雨传奇

庚子

梨园恨 (上)

■ 苏立群 / 著



新世纪

人文

新

世

纪

长

篇

小

说

丛

书

庚子梨园恨

■ 苏立群 / 著

(上)

国文学出版社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庚子梨园恨/(英)苏立群著.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3

(新世纪长篇小说丛书/野莽主编)

ISBN 7-5071-0510-5

I. 庚… II. 苏…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072 号

庚子梨园恨(上下)

苏立群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西三环北路 19 号)

出版发行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6.125

字数:56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71-0510-5/1.476

(上、下册)定价:37.80 元

希望从这里升起

——新世纪长篇小说丛书代总序

野 莽

作为小说家族的长房，中国的长篇小说可溯宗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等宋元长篇话本，后经元明演史，明清言情，以至“五四”的新文学运动，几个世纪，繁衍至今，已成满堂之势。其间的观念，手段，意图，不断地因时而标新立异。小说二字原本出于庄周，“饰小说以干县令”，本意泛指不关道术的琐屑之言，即以庄子所见，孔子、杨子、墨子等诸家的言论著述，都是小说，本人也都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著述人，而非圣哲。后班固修《汉书》，《艺文志》对小说始有归纳，话是这么说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

鲁迅考证说诗歌起源于劳动，小说起源于休息。诗歌是抬木头时的“吭哟吭哟”，小说则是歇伙时的娱乐聊天。此话不仅有理，而且还证明了早于延座讲话多少个世纪，文艺

最原始的目的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早期的人劳动罢了坐于一处，讲些有趣的故事，其中有人口才甚好，故事也多，大家便商量着送他一些谷子，或者银两，宁可将他的那份劳动免了，让他专门讲故事给人听，历史上的第一个专业作家就这样产生了。那情形和现在国家把专业作家养起来是不一样的，受人谷子银两的人必须要有好的作品出来，否则供应就会没了。最初的小说都是短篇，因为休息的时间不会很多，即便有些也不能全都用来听小说，还得玩点杂耍以及男女之事。长篇小说需要休息时间的连贯，以便“且听下回分解”。有闲阶级自古就有，但是日夜加班读完一本小说的，恐怕还只有批评家、无聊汉和真正会痛哭流涕狂笑大骂的痴迷文人。

然而诗歌和小说的功能都是不断发展着的，诗歌除了用于劳动，还可用于恋爱，于是又有了“哥哥呀妹妹呀”的鸳鸯蝴蝶派；除了用于恋爱，还可用于革命，于是又有了“起来哟前进吧”的大声呼吁派。小说也是这样，用于休息之外也还可用于思考、总结和议论，于是有人不像孔子，以为“虽小道必有可观”，也不像班固，以为“如或一言可采”，却敏锐地指出利用小说如何如何，小说愈长，如何愈甚。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七年，便有一批写小说的“狂夫”因为从事这项“发明”而一举获得劳动思想改造的专利，从此身心都得不到休息，小说自然也就写不成了。而且不管当时写的篇幅长短，改造的期限一并都是二十二年。

《中国小说史略》将中国小说，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分为话本、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狭邪、侠义、公案、谴责诸类。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以为此分有些暧昧，不似日本小

说可用几个“物语”来划，所著《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不赞同“周树人氏”，提出“应解为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讲史书”等类。并例举公案小说是指裁判事件，并非勇士战争。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四大名著却从原本已归入各种类别的长篇小说中抽调出来，成了全世界不可争议的经典。“五四”以后，中国的长篇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反而是比较的单纯起来了，过去曾经有过的品类纷纷绝种。三十年代是革命，四十年代是战争，五十年代是运动，六十年代仅留出一片艳阳之天，七十年代只剩下一条金光之道，八十年代严冬过去春雷震响，一道闪电照出了泱泱一国触目惊心的伤痕，于是小说是揭露，是批判，是反思，九十年代雨过天晴，小说又是迷惘，是醒悟，是改革。折腾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中国文学之重锤的长篇小说被赋予各种政治的使命而响亮地敲击着各个时代的黄钟大吕。这也是一种发明，是小说的不得已，却又是小说的很情愿，一百年的小说史，使它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个训练。四十年代的《围城》是个例外，半个世纪以后，九十年代的《废都》也是一个例外。在运动没有波及的海外，还有两处特别的风景，那就是金庸的剑侠和琼瑶的爱。大约仅此而已。直至世纪之末，长篇小说中才开始出现一些调侃破格之作，它们以新的手法写旧事，以旧的手法写性事，以莫名其妙的手法写不知所云之事。

长长的二十世纪完成了最后一次文学巡礼，不久的一个夜晚它将悄然逝去，代之而来的是新世纪的美妙的钟声。在期望和欢呼的文坛上，有一套颇具规模的长篇小说丛书恰待闪亮登场。这些作家惨淡经营，面壁多年，当他们泪流满

面，终于向世界捧出孕于暮鼓诞于晨钟的呕心沥血之作，我们一同仰望苍天，等待新世纪的上帝的宣判。二十一世纪的长篇小说，相比过去是长大了一岁，它理应摒弃狭隘和偏见，理应更加成熟，更加老练，更加厚道。除却缪斯女神的召唤，中国当代小说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任何勾引都不再令它倾心，任何强暴都不再使它变节。让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往事随着岁月一道死去，我们将在新的一个世纪里解放心灵。未来的日子必然是和平的，轻松的，优雅的，结束了一系列荒唐的政治和生产运动，新世纪的休息时间将会很多很多，著者尽可以长长地写，看官尽可以长长地读，看官不妨吹毛求疵，著者且要精益求精。好的小说未必不能写到十八卷，长篇小说的时代正在向好心情的读者走来。

二十世纪末的文坛余韵，是将同类小说的丛书冠以花草之美，灵物之奇，地域山川之颜色，为它们划出一片喻示特征的景点。然而我们没有，因为我们这套丛书不是梅苑，不是菊圃，而是整整一座花园，它能使百花吐艳，万芳争奇；也不是微湖小河，而是好大一片汪洋，它要汇聚一切，容纳所有，因着浩瀚而豪爽地拥抱全部的投奔者。它以宽阔正派的胸怀允许万舸千帆在这里犁浪而赛，踏歌而行。只要是美丽的，强健的，有血气有性格的，生命力顽强且持久的，无论是御赐的龙舟还是渔区的乌篷，烈烈轰轰的江洋大盗还是静静悄悄的夜航船，万里泅渡的老水手还是野心勃勃的玩水少年，志在彼岸的越洋人还是向此岸回归的飘泊者，新世纪的大海都会鼓浪而迎。

我们不想再以男女主人公的户口、所持的器具和出没之地，把小说刀切为农村小说、城市小说、军事小说、知识分

子小说和历史小说，因为那一切都已变得空前的复杂化，交叉化，多变化，人的身份和战场见机而改，随时而易，新世纪的作家也不会再满足于让笔下的人物仅仅完成各自的工作。我们只可以把小说试分为写人的小说，写事的小说和写主义的小说。主义势必会多一些的，除了老牌的现实，古典的浪漫，后期所谓的新写实，模仿而尚未成型的魔幻，可能会出现真正的荒诞、象征、表现、存在以及其它正在发生和发展的现代流派，也未尝不可以将过去的神魔、讲史、侠义、公案、讽刺、谴责等类革新改造一番，使其化为神奇，开出几枝绚丽的异花。

既然，模式已经打破，钟声即将敲响，那么奇迹当然就会出现。和世纪末一道结束的是国人对于长篇小说的悲叹。借着新世纪的曙光我们从现在起就开始寻觅，开始呼唤和追捕，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们，不为功利所累不为虚名所惑的真正有远大志向的长篇小说家们，可把感天动地震人魂灵的长篇小说栽进我们的书丛，因为太阳应该从这里升起。我们希望同时等待，沉默了足足两个多世纪的中国，伟大的四部长篇名著的身后应有来者。

1999年2月16日，农历大年初一

第一章

光绪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年。秋。

红鲜娇斜坐在羊口袋胡同留春院歌伎小班东房顶南角的屋子里。里面黑洞洞的，也不点上灯，一张假红木的八仙桌上稀稀拉拉地散着瓜子、花生，还有两盅凉了的剩茶。

红鲜娇半个屁股坐着，眼睛望着那刚喝完的酒杯，心里觉得一闪一闪的。今儿晚是她的老板——黄婉华让她头一回接客的日子。姐妹们才散去，她们来无非到她这儿说几句宽心话，最叫她听着恶心的就是那句“船到桥头自然直”。其实姐妹中除了比她小半岁的小茉莉，谁还不知道羊口袋胡同的规矩？“破瓜”的价钱是说给那些头次逛歌伎小班的人听的。姐妹们的瓜早就破了，凡是进院的，黄婉华一眼就瞧得出哪个是破了的。对那些未足岁的，黄婉华自当鲜货，别标一价。就是出了嫁后再进院子的，她也能挑出几个瞒天过海，醉着嫖客让他们以为是尝着个鲜。

今晚来破红鲜娇的不是旁人，却是她的远房叔叔黄二德子！红鲜娇自从被她叔叔卖进留春院，就想尽办法不去回忆往事。她的小名原来叫红娇，父亲姓郝，在北京王府衙门当一名书记小官。一年前，也是这傍晚的时候，她父亲慌慌张张地跑回家，进家门劈头一句话是：“红娇她娘，咱们大祸

秦二世道：“一派胡言，寡人有道，怎说无道？”

陆雨霖道：“哎，列位大人，”作双手拱请状，“还有你这位老哥，”陆雨霖走到扮赵高的戚云峰前，以右手捏了一下他的鼻子。

台下看到这个新鲜的动作，“哗”地都乐了，可同台的戚云峰却吃了一惊，觉得今儿的陆雨霖有点不对劲儿。

陆雨霖下面的词是“你们听了！”然后是十四句长短句，意思无非是老一套：谴责秦王驱民修造长城，鱼肉百姓，如今又沉迷酒色等。

在这段道白中，陆雨霖东摇摇、西晃晃，一会儿抖袖一会儿摊掌，忽蹲忽站，忽定忽旋。台下没见过这般演法，以为陆雨霖是早就编排好的，所以自然是彩声一片。连台后、台侧的人都挤到台口看陆雨霖耍什么花活，想着“陆雨霖今天是皇恩独沐，是不是要来点儿绝活报答圣上的恩典？”所以台边一会儿就站满了人，等着瞧这个皇上的宠伶会往台上掏什么宝贝；就连三潭月也觉着奇，怎么台上会讨着那么些好，也就侧在边儿上想看个究竟。

台上锣鼓是“扭丝凤点头”，陆雨霖右甩袖、左抖袖开唱“西皮散板”：

“这昏王失仁义民心大变，”陆雨霖双手按掌，右手变指对戚云峰戳去——这回戚云峰可提防了，因为只有他和同台的秦二世知道陆雨霖今天要有麻烦，所以就一侧身躲过了这一指头。平时戚云峰跟陆雨霖唱过不少出戏，知道他上台喝酒戏是不走样的，可今天到底是为了得宠才这么出格地唱？还是刚才喝得不合适了？莫非那太液玉珀他喝太猛了，那酒劲儿上来了？

临头了！”接着就闷坐了大半天，只喝酒一声也不吭。红娇的母亲急得眼泪小喷泉般往出涌，问出去的话就像是顶在糯米墙上听不到声。直到午夜，红娇装着入了睡，才从父亲嘴里含含糊糊地听出几个字来，道：“送朝礼时弄错了规矩。”她母亲追问道：“那就不能想法子截住，弄对了再送上去？”她父亲道：“已经送上去了，今天或明儿就会问下罪来。”红娇还听父亲说，只有明儿一早跪在宫门口等着皇上赐罪一条路，轻则贬官，重则斩首。以后两天，红娇记不大清了。第二天一早父亲就跪到宫门口，母亲不敢跟着去，便使钱让人听着宫里的信儿。不到吃午饭的功夫，她就上了吊，身上留着一条白布，上面写着先行一步，到那边去等着父亲，红娇请由远房叔叔黄二德子代养。直到被叔叔卖进了留春院，红娇才知道父亲那天跪等下来的不是一个“斩”，而是“贬放”。信传误了，她母亲是白送了一条命。红娇到留春院的头两个月，黄婉华先是养着她，只让她给狎客们端茶倒水，给姐妹们送琴递板，当个院里的丫头使唤。红娇的小名还留着，花名也有了，在红和娇的中间加上个“鲜”字，叫红鲜娇。黄婉华有的是风月场上经验，她当初收红娇的时候，只一眼就断定这孩子准能出落，所以没二话就答应下来。当时只问了红娇两句话，第一句是：“会唱什么？”第二句是：“月经来过了没有？”红娇听母亲说过这事，心里一直怕着，经黄婉华这么一问，臊得原来就粉扑扑的脸全赤红了。她叔叔在旁插了一句道：“怕她还不知道呢！”“没你插嘴的份儿！行了，这孩子我收下。”红娇后来听姐妹们说，她叔叔当晚就执着要破她，黄婉华没答应。

姐妹们说这全是黄婉华仁慈，她是怕月经没来，破瓜

风险着破财，所以留住了红娇。直到上个星期六晚上，红娇伺候完茶水，正走过后院的影壁，忽觉着裤脚管儿湿了，她以为是茶壶没端稳，低头一看竟血红的一片！乍瞧还不能悟出是怎么一回事，想不清哪儿来的血，只顾着发愣。是黄婉华一把扯着她进了西厢房，从黄婉华又是关心又是惊喜的眼睛里，小红娇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的心怦怦地颤起来，脚跟也发麻，顿时两条腿也感觉出有热乎乎的东西直往下淌。

黄婉华热心地替她换了内裤洗了下身，一边啧啧道：“你这孩子长了一身净皮净肉，我不把你当摇钱树，你也逃不出给人折寿造钱的命。”昨天晚上，她叔叔又来了。据姐妹们说，她叔叔本以为是他送的货，又是亲戚，破瓜可以折个价儿，没想到黄婉华没鼻子没脸地骂了他一顿，说他乱伦本应是天理不容，硬是卡着他脖子多收了二两银子。

说到这缺德少情的黄二德子，还得先追到郝家的家运：红娇的父亲在郝家是老大，郝家一共有兄弟姐妹七个，可除了一长一幼，都命不济。她爷爷烧香念佛才保住了她爹和最小的叔叔。真是命不由人，在劫难逃，她的小叔叔娶媳妇不到一年，就得了肺病死了。他媳妇守不住，第四年头上改了嫁，嫁给一个跑南方做盐生意的小商人，也就是红娇现在这个远房叔叔黄二德子。红娇是晚生，她父母盼了十年才生养了她这么个女儿，当然把她噙于口中，抚于掌心，从小娇生，并取了这个名字。

只为着独挑一个，也就当个儿子养活。从五岁起，她父亲就教她四书五经，或许是从父亲那儿又遗传了音乐的天赋，自小郝红娇就能辨声，父亲自拉自唱西皮二黄，她拾板

捡眼的替父亲打着拍子。街坊邻居有会说吉利话的，道是：“郝家后嗣无荫，将来说不准这个红娇能光宗耀第呢！”

自打她的亲叔叔死后，郝红娇只在婶婶再嫁那天，随着父亲去过一次。父亲觉得幼弟虽亡，媳妇仍属自家人，也曾几次劝她守着，她却熬不住。迎娶之日，父亲羞着半边脸，也得撑大哥的架子。送了财礼不说，还得充当女方的正宗大亲。那天，红娇见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她虽小，不谙人世，可她听父亲跟母亲叨念过，说这门亲事拆去了他家一大半的荫德：他几次找风水先生到祖先的坟上去看，都说西边有个大口子，任什么都挡不住，得等血光的庚子年，才能转阴为阳，化险为夷，转回正运。刚巧，婶婶正住在城西头，父亲嘴上不说，心里却介意得很。那吹吹打打的迎娶礼仗，按着风俗，是本该的，花费越大，使用越齐全，越是给女方争门面。可这是自家媳妇守不住再嫁，丢人现眼，还得用大喇叭、大花轿张扬出去，郝红娇的父亲心里当然像五味瓶倒翻了似的。

那天，先是迎亲的红轿停在门口等着婶婶上轿，绿轿就顺在门口右边。郝红娇看见从上边下来一位新郎，他个儿不过五尺，猴腮鼠目，郝红娇从心里就一百个腻烦，想着婶婶怎么这么命苦！可再一寻思，按父亲的说法，这也是她自找的，不嫁不就没事了。不过，理虽那么讲，郝红娇的心里还是可怜自己的婶婶。后来这事果真应了那位风水先生的话：郝家的血光灾还没完。婶婶嫁过去没两年功夫，挨尽了打骂，这叔叔不但分文不给她花，就连饭也不让她吃饱。到了第三年春天，就得个怪病卧床不起了，再熬也没过了夏天。到了七月最热的那几天，婶婶命留黄泉。这是红娇父亲出事

前一年的事。此后两家就没什么来往了，只知道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叔叔常到羊口袋胡同一带歌伎小班鬼混。钱混没了，就跑一趟江南，回来又花天酒地一阵。

天黑以前，红鲜娇本想求求黄婉华，让她过几年再受这个罪，可刚迈进西厢房的门槛，就被黄婉华一把拉到怀里，又是哄又是亲。黄婉华的两个乳房特别大，拢着她的小脸，她顿时觉得心里热腾腾的。红鲜娇经黄婉华这么一搂，眼泪就连珠似地落了下来。黄婉华当然瞧出了这孩子的心事，道：“孩子，不是我不疼你，这一院子的姑娘谁不是亲娘养的？咱们得有饭吃呀！你来了几个月了，大妈叫人动过你一根手指头吗？孩子，做女人就是那么回事！我知道你讨厌你那不要脸的叔叔，可话不能光说一头，在听歌嫖妓的人里头，他还不算最下作的呢！我已经跟他说了，要是他折腾坏了你，我就到官府告他去！我知道他每次跑江南，都顶着半个红顶子，算是半个官差呢！大清皇上有禁令，不准官吏狎妓。他要是坏了我的孩子，我叫他吃不完兜着走！”红鲜娇见黄婉华这么说，自知这一关是逃不掉的，就谢了她，从西厢房退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她思前想后，也只能自叹命苦。刚刚姐妹们都来过，七嘴八舌地替她解解烦。她遵照姐妹们告诉她的，用热水洗了洗身子，扑上一点儿粉，然后二两白干酒空着腹灌下去，痴痴地等着那叫花名的时辰。

从春和茶园散了戏出来，顾凤岚觉得好生痛快，今天他跟三潭月大轴^①唱的是《三堂会审》。要说嗓子今天是格外

^① 大轴：在一场数折演出中最后的一折戏。

地冲，胡琴也托得严丝合缝。沿着春和茶园后边的小胡同，顾凤岚信步徜徉，他的嗓音似有余刃，他小声地哼着，全然不像个唱戏的，倒像是个戏迷：园子里听了尚不过瘾，回家自己嘴里还带着弦子，路过近时兴起的玻璃店，还要驻足审视，在镜子里足足地欣赏自己一番，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就这样，他一路唱一路悠然自得。又约摸走了十来分钟，他突然停住了步子，汕然一笑，左手向上一合，轻轻托住从上旋着虎口下来的右拳，叫了一声板“啊呀！”同时右脚一跺足，自言道：“我何不那里走一遭！”又一个蹉步，双袖一抖，向羊口袋胡同拐过去了。

这一带顾凤岚很熟，他七兜八拐就来到羊口袋胡同前街，先在一个小杂货店买了几根关东糖，然后往羊口袋胡同里拐。羊口袋胡同的口儿很窄，将就能蹭过一辆骡车，里面倒很宽大，是个死胡同。胡同里十几家大院儿都是清一色的歌伎院，也叫歌伎小班。名曰歌伎，实为暗娼。有歌不假，凡入院的女子无一不会唱几句，而且为了挡官眼，各院也都教习腔、韵、琴、板。原先大清有明令，官吏不能宿娼，自爱新觉罗载恬继位以来倒有松动，但公开嫖妓仍是禁着的。顾凤岚和这十几家班院都有交往，他以教授皮黄为名，和这上上下下的莺莺燕燕都混得很熟。他每次来走里串外，没有遮拦，原由是班院有了他就有了一块说得出去的招牌，更别说是个京城名角，官府都知道的。

羊口袋胡同生意兴隆，其中一大半财水还是来自王府官邸及八旗子弟。因为名字叫做歌伎小班，又有名角儿当教习，所以不少达官贵人明着暗着都来，听唱是真，让那群女孩子坐在膝上，靠在怀里撒娇作恹更真；最真不过的是酒足

饭饱，由小姬们伺候宽衣解带，陪着歇上几个时辰。那些巨贾阔商自然不在话下，千儿八百的银两往这羊口袋里扔。说到这胡同的名字，据传还颇有来历：一位赤脚炼丹人修道成真，临登仙时为着感激这块净土，把他化缘的口袋掷于其地，后来这块地方就成了羊口袋胡同。因为是死胡同，又只有一个窄进口，没有出口，而且胡同形状膛儿宽底儿厚，按风水书上讲叫“只进不出”，是个细水长流囤财的好地方。光绪初年，这里只有两家歌伎院，为着风水好、生意旺，眼红得北京各处的歌伎小班都往这儿挤，唬得原来居住的那些正派人家都慌慌张张地给这些妖艳姐儿们腾地方。到了光绪十年，这里已经是灯红酒绿，移温纳凉的独一处了。

留春院正在羊口袋的口袋底儿，是个三进院。两边青砖墙，馒头大的寿字瓦方方整整地铺在上头。正门脸儿有一丈多宽，红漆大门，门楣上黑底金字大匾，书着北京名票李寿堂的正楷“留春院”。大门的西边是两盏竹骨大肚的红灯笼，门楼也是一色寿字瓦铺的，显得那么正派大方。旁边的几家“拢春堂”、“逢春院”、“洛阳青楼”也都是差不多的格局，唯没有这留春院那么整齐干净。

顾凤岚头回来这儿，是精忠庙派他来的，为的是教习昆乱。他乍来的时候，留春院才修成不久，他瞅着这敞亮宽整的大门楼，又是三进院，怎么也不信歌伎老板能有这么多钱。后来他才知道，这些院、楼后边有更大的老板撑着，其中一个最出名的，顾凤岚与他还有几面交情，那个人是中原一带头号盐业巨贾冯嘉禾。冯嘉禾是世代的盐商，受父亲影响，虽留德十载，仍算得上是半个戏迷，他与三潭月过从甚密。冯嘉禾的名声在京沪两地无人不知，梨园的人更是视其

为财神，只要冯嘉禾的父亲在北京，定会举办几场堂会，而堂会的规模，除了宫里和几家王府，就属他的气势最大。再说顾凤岚初进留春院，看着庭院画廊和那些假山寿石，虽不能与王府相比，但它的占地与建筑的气魄，已非一般人所能购置。后来渐渐地与这些院楼的老板混熟了，顾凤岚也长了不少见识，那句“历代皇上无不色娼”的话算是说着了！特别是有一天晚上，他下了戏，照例来留春院和洛阳青楼教习。那天他先去洛阳青楼，因为和小妮子们玩耍，到留春院的时候已近午夜。正教习一半，忽然黄婉华叫停，习乐的小妮子们也都忽地跑了个干净。过了一会儿，一位管事的蹑着步凑近他的耳朵说：“顾大爷，对不住您！今晚儿得停教了，前边有贵客。”

顾凤岚是这儿常客，也见过几位达官贵臣，可从来没见过这阵式。平常，临时走几个学生送送是有的，可全体到前边去伺候却是头一回。他是个机灵人，顺便就问了一句：“今晚儿不教，我能不能从前门出去？”

管事的人道：“今晚儿得委屈顾大爷走后院小旁门了，前边过不去！”正说着，前院传来了歌伎们的声响，顾凤岚听得出是《探窑》，正听着，冷不防管事的捅了他腰一下，二两银子塞在他大腿和胡琴的当儿。顾凤岚识相，赶紧收敛了胡琴，揣起了银子，顺着夹道进了后院，从左边的小门出了留春院。等他回头再想沿着墙溜到正门那边看看的时候，只见两个穿蓝布竹褂儿的人立在墙角，一望便知是武林高手。顾凤岚知道周围已经都是宫里的侍卫，他二话没说，三步两步出了羊口袋胡同。

事后，他曾几次话里有话、弦外有音地问过黄婉华，可